

波希米亚巴黎： 文化、政治和资产阶级 生活的边界（1830—1930）

【美】杰罗尔德·西格尔◎著
卫 华◎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波希米亚巴黎： 文化、政治和资产阶级 生活的边界（1830-1930）

【美】杰罗尔德·西格尔◎著
卫 华◎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希米亚巴黎:文化、政治和资产阶级生活的边界:
1830~1930/(美)西格尔(Seigel,J.)著;卫华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207-10659-9

I. ①波… II. ①西… ②卫… III. ①现代主义
—研究—巴黎市—1830~1930 ②城市文化—研究—
巴黎市—1830~1930 IV. ①B089 ②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4411 号

责任编辑:李珊

封面设计:语墨弘源

波希米亚巴黎:文化、政治和资产阶级生活的边界(1830—1930)

[美]杰罗尔德·西格尔 著

卫华 译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h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10659-9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 82308054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著者简介

杰罗尔德·西格尔，威廉 R. Kenan jr. 基金公司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和纽约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1958 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和文学优等生荣誉，1963 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63—1988 年普林斯顿任教，1988—2006 年纽约大学任教。主要从事意大利文艺复兴、社会文化理论、个体和主体性的历史、艺术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研究。曾获得富布赖特委员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和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等学术奖金。

波希米亚，作为一个 19 世纪以来增生的现代文化语词，是某种独特、放浪乃至怪诞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其词根 "Bohemia"，来自于法文 "la Boheme"，原意是法国人对居住在捷克西部的吉普赛人的称呼，但 19 世纪以后，该语汇渐次与聚居在巴黎拉丁区的浪漫主义文人相连，被当作一个普遍形容词，用来喻指那些贫穷落魄却自由浪荡的年轻艺术家及他们的生活和信仰。成为绵延近两个世纪的现代艺术家生活方式潮流。

该书对这种独特的现代艺术文化人群给予观照、整理和爬梳。一方面从史料上旁征博引，精致审核，增删修改，尤其添加了诸如亨利·缪尔热、波德莱尔、库尔贝等个案研究，清晰展现出波希米亚现象的历史发生、进展、繁荣、衰变；另一方面依凭明锐的学者目光，在前人波希米亚研究的智慧基础上，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整个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生长的平台，最终观点上突破一个半世纪以来，要么将波希米亚视为一个想逃离市场而追寻纯粹艺术幻象，要么确证波希米亚为艺术家无产阶级化的研究成见，敏锐地指出波希米亚就是资产阶级心脏深处生长出来的一个矛盾表达，是一支独具魅力的审美现代性的思想潮流。



译者简介

卫华，本名陈卫华，湖南株洲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株洲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浙江大学文艺美学专业博士。现任湖南工业大学社科处副处长，兼任湖南省美学文艺学协会理事、株洲市评论协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主要从事先锋艺术、西方亚文化、反文化思潮及城市美学、城市文化研究。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省社科基金立项等科研课题7项；出版学术专著2部；在《文艺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荣获“浙江省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研究生”“株洲市炎帝文艺奖”等奖项13项。

中文版序言

《波希米亚巴黎》这本书关涉一个伟大的城市“巴黎”和第一次给定名称的一种生活——“波希米亚”，它认为这种生活在19世纪早期是这个城市现代经验的重要组成。自出现以来，“波希米亚”这个语词和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就引起了欧洲其他地区公众的关注，尤其是英国、意大利、美国和南美的几个国家。^[1]这个现象缘起于西方，但某一天这一作品也出现在了中国的土地上，所以作为本书的作者感到非常荣幸。对于卫华教授能翻译该著作，我真是十分感谢。

自然，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发现这本书值得一读，值得曾经赋予它的荣誉。然而，不管该著有多少优点，我还是认为有什么其他原因导致中国公众对它感兴趣。这些原因应该包括：当下中国人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现象本身的一些历史渊源，以及最近十来年一些世界知名的或只在专业圈子里熟悉的专家的努力。可惜，我不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很遗憾只能对这些问题做点简要介绍。但我还是需要说点什么。因为它们与本书所理解的波希米亚主义相关。

目前，西方对当代中国发展的了解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的快速步伐改变了中国的生活面貌和许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二是，积极而自觉的先锋艺术运动的出现，其中有些艺术家不仅其作品需要关注，其生活方式也挺值得注意。^[2]随着“生活在波希米亚”的观念日益被公众接纳，类似的发展也发生在欧洲和美国。城市规模和重要性的快速增长（巴黎是一个典型例子，19世纪的首都，正如本雅明所说的那样），这意味着，被波希米亚生活吸引的许多人来自小城镇和乡村，这是许多观察家把其看作所谓“现代”社会特征的一个原因。这种前卫的艺术思想，在19世纪中期还没有那么清晰，但有些人，像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亚瑟·兰波和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还有后来被称为印象派的画家们，都显示出它的某些特征定义。他们具有一种与现代城市经验相连的自觉意识，意识到一个人成为一名艺术家，不仅因为他创作了图像、雕塑或者写了诗歌和故事，而且缘于他们某种特别的生活方式，献身于艺术的承诺使这些人远离周围更大的社会。

但接下来今日中国的某些特点当中有两个方面是我们西方不太熟悉的。我要感谢卫华教授让我了解到这些。首先，“波希米亚”语词在日常语言层面的广泛应用，虽然是以一种松散和不精确的方式，比如波希米亚服装、波希米亚家具和一些日常行为（这开始于20世纪初，到现在更普遍了）；其次，与之相连的是，出现了由自我或别人认可的过着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的团体。^[3]这不禁让人想起这个单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时的情景。“Bohemia”原初意义是指吉普赛人（现在更恰当地称为“罗马”）和某些不能完全融入社会的人或“边缘”人。但19世纪开始，那些献身于艺术的人们依附于它，远离既成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波希米亚允许人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松散的意义联系，实际上它内里又一直保持着某种扩张性的东西。那些试图给它一些更精确定义的人，通常都是参照与这个或那个特定的群体来解释它，就像今天中国的状况。人们在这个特定空间过着艺术的生活，远离那些标准规范的道德礼仪。^[4]

在19世纪中期，“波希米亚”被设定为一个与社会主流意识——“资产阶级”相对立的语词。最初，它只是一个大农业社会中城镇和城市居民的身份标签；接下来，慢慢成为他们当中那些取得了某种公认地位的人的称谓；1800年以后，资产阶级已在更广泛的层面和更直截了当的方式被使用。在此，我们不详细罗列它演变的来龙去脉。他们中一些人不得不学着面对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政治冲突，这个冲突在1830年法国革命前后变得剧烈，短暂的动荡产生了一个自称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在更早也更重要的1789年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这个名词从未有过这样的政治意义）；部分程度上，此次动荡也促使马克思形成了他19世纪40年代以阶级冲突为核心的历史理论思想。但资产阶级像波希米亚一样，也经常是一个泛滥的模糊术语，包含各个类别：一些富有，一些贫穷；一些老派，一些新近崛起；一些勤劳，一些生活懒散；一些积极进取，富于创新精神（比如，勤于引进新的生产形式），而一些保守分子总是在谨慎地编织他的生活之网。当艺术家们把自我描绘成一个与身边资产阶级相反的那一极时，实际上，他们常常只是资产阶级存在的一个侧面罢了，他们隐藏自我与其他人隐藏的价值观和态度一样多。那些一心企望成功，希望出人头地的艺术家，和一名商人或律师所做的没什么两样。很多资产阶级比那些鄙视他们的人，在艺术和文化上具有更开放的创新意识。

波希米亚和资产阶级之间关系是《波希米亚巴黎》探讨的核心。波希米亚生活的早期文本描述大都倾向于鼓吹二者对立的观点。然而，仔细观察这个二分法，会发现不一样的特质。尽管有时候波希米亚和资产阶级看上去距离遥远，彼

此辩证对立，但实际上他们出身于同一矩阵，每一个都在孕育和喂养另外一个。这种关系在那些被公认的名人生涯中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还是自那以后，像亨利·缪尔热、亚历山大·普瑞维·党勒蒙特，即便如朱勒·瓦莱斯那样的激进案例，都定义了波希米亚生活。

缪尔热是所有这些人中最早的一个，他第一个使波希米亚成为广泛的公众意识对象，其生活和著作为缪尔热自己及其之后的时代定义了这个领域的许多特性，当中有些特性强烈地吸引着人们，或者受到坚决的排斥。他广受欢迎，部分源于他所描绘的那些充满欢乐和情感的场景（今天普契尼歌剧《波希米亚人》里最有名的片段，都是借用了缪尔热故事里的人物或情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涂写了我们所谓的波希米亚社会及其道德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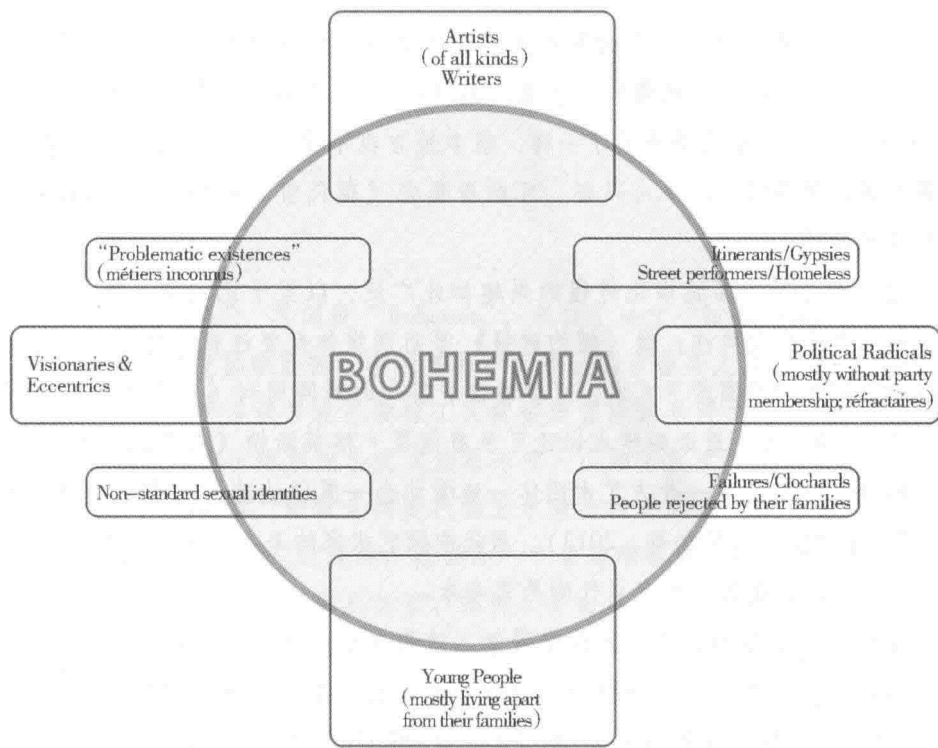
当缪尔热把波希米亚定义为穷困的年轻人意图成为一名艺术家的入口的时候（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这个目标），他同时也知道，那些不会当诗人或画家的人，对它来说则不那么重要。他们当中有些人注定会成为体面的商人或其他职业的体面人，其他人则需要社会的边缘或其阴暗深处挣扎求生。未来艺术家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需要承担日常责任的空间，在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流动的，不受所谓“体面”规矩的限制，那里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创造，需要巧妙的权宜之计，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天才的工作”。这句话表明，即使对于真正的艺术家，作为一个波希米亚人的标志，也不是他“创作了什么作品”（尽管一些真正的作品创作严肃而艰难），而是“过着怎样的生活”。

能确定的是，这种生活远离那些正专心追求金钱、地位和体面生活的资产阶级，但它仍然与19世纪很多谓之为现代的新兴事物密切相关。法国革命的主要目标和成就是废除了旧体制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那时，个体的许多事情并非个体自身的努力或行动可以决定，而由法律意义上的地位集团及成员主宰：神职人员、贵族或被称为“第三等级”的其他人；社区或宗教秩序；行会或特定的城镇公民。他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各自所从事的职业及其所支付或逃脱的税款，法院对他们和他们的各样财产拥有管辖权，即便他们可以居住。法国革命的体制重建废除了所有这些区别，留下一个法律上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的变革被人们推崇，并继续被推广为更为公正和有效率的生产力，它立马就提升了人们的平等和自由度，而不像过去，在言行和创新活动中备受约束。然而，新的社会同样也遭到谴责，它使得社会越来越像一个不受管制的由原子连接的群体。一个评论家把这个现代社会的成员称之为“撕咬的个体”，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对整体

的福祉漠不关心。这两者中的描述，哪一种是正确的？在哪一点，被新的社会形式所鼓励和预设的个体独立不再是有益的，而成为伤害或破坏性的东西？

大部分尝试着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生活解散了旧的企业形式，但它保留了强大的集体道德意识，对破坏了它的个体持怀疑态度。他们一方面谴责个体无视传统，为了个人利益压迫或伤害他人；另一方面致力于多种形式的集体社交活动，重视家庭和家族联盟、地方组织和邻里团组及各种形式的志愿者协会。对于19世纪那些因为社会这两重关系感到紧张和压力的人来说，波希米亚生活是在一个有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的流动社区追求自我发展的生活，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够面对和实践含糊的、不确定生活的平台，所有人都在尝试着追求一些“更高”的目标。在这里，个体的独立和群体的公共责任彼此贯通，人们暂时或永久地从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中逃离，将自身的矛盾朝每个面向尽情扩张。

上述景象的进行，正是《波希米亚巴黎》某些章节个案的主题，他们中大多数是典范人物，代表着随着时间推移的波希米亚生活的各种形态及其演变。一些体现了其中一个或某个形式的人们断言他们才是“真正”的波希米亚人，这说法并不出格，因为其他人更不真实，不是太“硬”就是太“软”。缪尔热1849年戏剧的一个主角曾经声称：“我们是波希米亚人，这是我们的波希米亚”。但缪尔热曾经的室友——作家尚弗勒里表示不同意，因为那些古怪人和梦想家在日常生活里永远都要比像鲁道夫和咪咪这样的人更容易失败，他们才应该保留“真正波希米亚人”标签；同理，朱勒·瓦莱斯认为，他设想的那种更激进和幻灭的波希米亚是真正的波希米亚，而缪尔热的波希米亚是不真实的和伪造的。与上述的观点都不同，19世纪60年代一个不起眼杂志的年轻作家则宣称，真正的波希米亚人是那些努力工作献身于艺术事业的人们，他们没有时间像大家想的那样追求享乐和自我放纵的生活。所有这些说法都将在《波希米亚巴黎》一书中得到审视、观察。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答复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波希米亚。”首先，它有许多不同的图景想象和居住方式；其次因为这句话本身，哲学家史蒂文森·查尔斯称之为一个“有说服力的定义”，它为了一些奇异和自我本位的目的试图囊括广泛的类别。在下面示意图的帮助下，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成为波希米亚人的各种路径。它表明，某些特定身份的波希米亚比其他人数更多，更适合于流动性的定义。但所有人都不过是往这复杂中添了一些内容罢了，没有谁会比其他更真实。



尽管如此，这些评论明确指出，囊括所有个人和团体的真正波希米亚只是一种想象或者象征，其投影突出了某些功能，却遮蔽了其他，所以，每一个波希米亚团队都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术语以及相应的意义旨归。这一想象或象征性的波希米亚在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并不比我们示意图中标示的那些真实团队更少。它赋予波希米亚生活以磁性和魅力，许多人都去践行，这些人从来没有认真地想成为作家或艺术家，谁也不是有远见的古怪人、政治激进分子或可疑职业的追随者，总之，一群只是在青春期进入波希米亚的资产阶级个体，在这段生活过去很久以后，他们的内心仍然会保持对它的向往。

缪尔热小心翼翼地承认这些人是他开探的王国的一部分，举例说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物，描绘他们的个体窘迫和道德困境，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故事会成为经典的波希米亚生活写照。在欧洲和美国，这种现实和幻想的混合使波希米亚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参考点，成为现代生活积极和消极内容的戏剧化平台，它的承诺与幻灭，它的成就和失望，它强大的希望与恐惧。当然，波希米亚这方面的内容是否也是今日中国文字和图片意义的组成部分，我必须留给其他人——也许是未来的人们——来决定。

注释：

[1] 最近看到一本出色的波希米亚主义著作来自丹尼尔·科顿《国际波希米亚：十九世纪的生活场景》（费城，2013）。科顿对波希米亚主义的观察，与《波希米亚巴黎》里的观点很不一样，很多地方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他的书涵盖广泛，见多识广，令人兴奋。可参看我在《现代哲学》112. 3（2015年2月）上的评论。

[2] 西方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兴趣如此广泛，以至于记录它，比去证明它的合法性更能引发关注；像《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反复注视和重复性的话题。对西方意识中的中国前卫艺术，可参看读者甚众的新闻周刊《经济学家》（2015年7月4日）。关于最近的学术讨论可参看保罗·格莱斯顿《在中国前卫艺术团体，1979—1989 星星—北方艺术团体—池塘协会—厦门达达：一次关键的对话》（英国布里斯托尔和芝加哥，2013）。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个人存在方式就是他们的艺术作品部分，在西方最有名气的是艾未未。

[3] 我也从卫华教授的著作中得知，波希米亚术语进入中国是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著作。大约在同一时间的日本，它成为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比如在日本的谷崎润一郎的著作。可参看他的小说《一个傻瓜的爱》（1924；翻译成英语著作作为《内奥米》）。

[4] 为进一步讨论资产阶级生活的本质和其他问题，可参看我的著作《现代性和资产阶级生活：1750年以来英国、法国、德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纽约和剑桥，2012）。

杰罗尔德·西格尔
2015年8月

译者前言

所谓“波希米亚”，其词根“Bohemia”，来自于法文“la Bohème”，原意是法国人对居住在捷克国家西部以布拉格为中心地区的吉普赛人的称呼，但19世纪以后，该语汇渐次与聚居在巴黎拉丁区贫穷而冒险的年轻文人相连。尤其是1849年巴黎诗人亨利·缪尔热小说《波希米亚人：拉丁区文人生活场景》改编成戏剧获得巨大成功后，默默无闻的巴黎艺术家生活得到世人好奇的关注。自此，“波希米亚”这个词广泛流传，被当作一个普遍形容词，和不同的艺术、学术社群产生关联，用来喻指那些贫穷、落魄、自由且放浪不羁的年轻艺术家文人。1896年，著名歌剧家普契尼在缪尔热作品基础上改编的歌剧《波希米亚人》成为经典剧作，在全西方范围内掀起了对吉普赛式艺术家和他们生活方式的热烈崇拜之风。如《美国大学辞典》中所定义的“一个具有艺术思维倾向的人，他们的生活和行动都不受传统行为规则的影响”，发展到今天的“波希米亚”概念尽管已经拥有了很多其他意蕴，但主要仍是19世纪以来那些不满现实、喜欢游荡、具有创新才华、生活风格特异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形象代名词。

对这一话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学理探讨，来自两个维度的需求：

一是，时下，中国城市尤其北京出现了许多波希米亚艺术文化现象：圆明园画家村，798厂艺术家，上苑诗人村，迷笛音乐节，此外渐次流行的嬉皮朋克、波普、行为艺术、后现代、女权、同志权、咖啡馆、背包旅行等等，这些话语事件及其行为主体——从全国各地流浪而来的艺人浪人年轻人，一起构建了城市活力景观。香港著名文化人陈冠中认为唯有“波希米亚想象”语词能恰当描述北京城这种多载体、多元、先锋的城市新艺术景象及其未来文化发展潜力。为了响应当下中国城市新生艺术文化景观，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日常生活的鲜活景象，“波希米亚”是一个有趣而迫切的理论话题。

二是，就内在的学术层面而言，也是为了更好地开拓现代西方艺术世界的知识论和价值论空间。波希米亚是西方现代历史上特殊的艺术文化现象发生，它先后经历一代、二代波希米亚，先锋派波希米亚，垮掉的一代，60年代反文化运动等多阶段历史；涉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

义，印象派等先锋绘画、格尼威治村先锋戏剧等文艺思潮；牵扯乔治·桑、雨果、巴尔扎克、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布勒东、凯鲁亚克等艺术名人。如许丰富的流派思潮个体名家，都囊括在波希米亚语词之下。作为一个触摸现代西方艺术精神世界的特殊范畴，波希米亚深富美学价值和文化启示。

目前，国内学界对波希米亚概念比较陌生。“波希米亚”概念正式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为五四时期以田汉为代表的南国剧社。此后基本湮没无闻。80年代后，混杂在“三毛热”和“波波族”等通俗文化热潮中挤入国人视线，此后，出现许多对波希米亚生活及精神的零碎感性文字表达。其中香港文化人陈冠中的文化散文集《波希米亚中国》，结构出波希米亚北京文化地图，谈不上学理意义，但其景象富于冲击感，真正是中国本土化的波希米亚景象捕捉与文化塑形。首次给予波希米亚以学理性介绍的是中国社科院吴岳添2003年论文《波希米亚：浪漫主义文学花园里的奇葩》。个别译介短章，如《波德莱尔与波希米亚文人咖啡馆》，提供些许波希米亚信息。2006年，陆启宏著作《波希米亚：源远流长的前沿时尚》第一次在国内学术界就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史”的勾勒与特征归纳，普及性质的时尚化话题写作，首发之功功不可没，尤其书本配备的一些图片很有价值。2007年始，卫华博士系列波希米亚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开始将波希米亚文化现象引入专业研究范畴。

可以看到，国内波学研究有一个由感性文字表达—断简零章介绍—专题讨论的进展过程。分析从数量到质量都还欠缺，有待出现深度意义探讨，但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有亮点出现，为系统的专题研究铺垫土壤和孕育意义。

相比于国内研究的雏形状态，西方波希米亚学研究丰富很多，虽也不是主流话题，但日趋引起越来越多现当代学者的关注和论析。作为概念，波希米亚19世纪初就出现于西方学人著作，比如德国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有波希米亚素描。而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在其《我心赤裸》及若干美学论文中提及该术语。然后断续有若干名人的回忆录、自传中称谓或提及波希米亚，比如龚古尔兄弟的日记。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以波希米亚为线索切入的文学或史学研究著作。在目前尽可能的收集资料和阅读基础上，西方学术界迄今对此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史料收集与编辑；二是社会学、文学等学科专题研究；三是各式散论。最早的史料收集工作由两位英国文学学者琼安娜·瑞查德森和麦尔考姆·艾斯顿给予现象辑录。继而有匈牙利艺术史家亚诺·豪斯、美国学者埃尔伯特·派瑞、卡洛特拉·安托尼耶特、安娜·马丁—菲吉耶，英国的戴维等学者著作，对缘起于法国、播布于西欧、美国的波希米亚历史予以了人物事件的梳理，进行了基础性拓展。60年代后，波希米亚研究

转入分学科视角专题研究阶段，其中主要著作包括赫尔默特·克鲁兹，法国学者凯撒·格哈纳、杰罗德·西格尔，美国学者马尔考姆·考利、科瑞斯泰恩·斯坦赛欧，以及英国的伊丽莎白·威尔逊等分别从社会学、文化学、文学艺术角度予以了专著写作，使话题进一步学术提升。此外，美《标准周刊》资深编辑大卫·布鲁克斯、马尔考姆·考利以及格林·卡兰达、托马斯·弗润奇、马查林·哈拉、欧文·白壁德、拉塞尔·雅各比、萨利·贝恩斯等等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特殊艺术家生活现象，进行了相关话题研究写作。至于概念上涉及波希米亚的文章或著作则不可计数，它们为研究提供了零星佐证和碎片延伸。

在上述波希米亚研究文献中，杰罗尔德·西格尔先生的《波希米亚巴黎》是其中最优秀的历史学著作。

杰罗尔德·西格尔，William R. Kenan, jr 和纽约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成长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195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和文学优等生荣誉，196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63—1988年普林斯顿任教，1988—2006年纽约大学任教。主要从事意大利文艺复兴、社会文化理论、个体和主体性的历史、艺术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研究。曾获得富布赖特委员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和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等学术奖金。

他的著述十分丰富。包括《思想的自我：十七世纪以来欧洲的思想和经验》（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马克思的命运：一个生命的形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平装版，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波希米亚巴黎：文化、政治和资产阶级生活的边界，1830—1930》（纽约：伊丽莎白·西弗敦出版社/维京企鹅出版社，1986。纸质版，企鹅出版社，1987。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9）；《马歇尔·杜尚的私人世界：现代文化中的欲望、解放和自我》（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纸质版，1997）；《现代资产阶级的生活：1750年以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文化之间：欧洲及其他五个国家的模范生活》（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5）。其间这本《波希米亚巴黎》入选1987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五入名单，为出彩之作。应该说，专著对波希米亚这种独特的现代文化人群给予了全新的观照、整理和爬梳。

《波希米亚巴黎》共分为三大部分十三个章节。第一部分题名“波希米亚和资产阶级”，讲述波希米亚的缘起和发生，比如以缪尔热《波希米亚人：巴黎拉丁区文人生活场景》公演为标志而诞生的波希米亚王国，波德莱尔、库尔贝等人对波希米亚生活的践行对这个概念内涵的本质性提升，还有像街头艺人、龚古尔兄弟、瓦莱斯等在波希米亚国度扮演的各种角色，他们如何延展或模糊了波希米

亚王国的边界。

第二部分题名“公众世界和内在生活”，讲述商业潮流裹挟下的波希米亚人如何在蒙马特区生活和生存，巴黎社会对魏尔伦、蓝波这样臭名昭著的波希米亚文人的广泛接受。作者总结：波希米亚是一种碰触和开拓资产阶级边界的方式。但自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开始有了新的领域扩充和新的矛盾滋生。持怀疑态度的实用主义元素和明显的物质主义，在19世纪末改变了波希米亚。

第三部分题名“从波希米亚到先锋派”，主要阐释波希米亚与先锋派艺术之间缠绕不清的关系与纠葛。作者认为先锋派艺术是波希米亚发展到19世纪末的自然发展结局，完成了百年以来波希米亚对艺术、艺术家、艺术与商业、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经验探寻，通过超现实主义将波希米亚生存提升为一种艺术原则，使得几代波希米亚人获得艺术世界地位的合法性。如若追踪20世纪波希米亚社区的先锋人物谱系，将令人惊奇地看到一系列名人名单，众多现代及先锋艺术家、团体都先后居住或集聚在波希米亚村落，从社会学角度证明波希米亚与现代先锋艺术的缠绕伴生关系。

原著400余页研究分析，有两大特色十分突出：

1. 著作史料扎实，信息量十分丰富。全书以阶段性历史的时间纵贯为经，以波希米亚人物活动为纬，旁征博引，细致核审，引证了大量文献资料。尤其增添了诸如亨利·缪尔热、波德莱尔、库贝尔等波希米亚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既大线条地清晰勾勒波希米亚运动的发生、进展、繁荣、衰变之历史进程，又让1830—1930年这动荡起伏的法国社会百年期间出没的众多波希米亚人身影栩栩如生，血肉丰满。对19世纪法国动荡起伏历史感兴趣的国人来说，该著提供了许多新鲜细节和史实描述，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比如，撰写波希米亚人与巴黎公社革命的关系。不同于许多现代研究一般放在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研究范畴，西格尔强调公社的波希米亚特征，把公社的缘起和性格，部分归之于波希米亚。他引用了许多翔实资料证明这一观点。其中一位颇受欢迎的哲学教授卡罗刊登在当时《两个世界》杂志上的文章认为：“公社不同于早期法国的叛乱，直到那时以前，几乎那些没有任何非工人阶级参加者加入了反叛行列，除了那些职业的街垒战斗者和像阿尔芒·巴尔贝、路易斯-奥古斯特·布朗基那样的密谋者。最新入侵这个领域的野蛮人，其领导核心源起于文明世界，那些来自学文学的、科学的和学校的人。”文人尤其突出。接着又引证卡罗的分析：公社失败的愤怒和绝望，一定程度上是19世纪时期影响了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道德失范和纪律失范的逻辑结果，是波希米亚信号和旗帜飘扬了20多年的后果。如许观点，令人沉思。

2. 观点敏锐,很有见识力。在西格尔著作之前,人们惯常认为波希米亚人的标志性特征是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意识。代表如法国作家格拉尼亚1964年著作《波希米亚对抗布尔乔亚》中指出,在19世纪30年代,憎恶布尔乔亚阶级是大部分波希米亚文人的共同情感。诗人缪赛让自己和资产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组织势不两立,诗中写道:“诅咒他们的家族和社会,诅咒他们的家园和这个城市,诅咒整个国家。”与这种流行观念相悖,在大量事实材料的“细读”之下,西格尔认为,波希米亚群体旨在对资产阶级的伦理规范进行系统性的倒转或象征性的颠覆,但他们并非是叛臣逆子,反而与资产阶级血肉相连。他们一方面鄙弃金钱,骄傲地宣布对现实世界的鄙弃,而另一方面又梦想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像对情人一样向往。二者两位一体,是资产阶级心脏深处生长出来的一个矛盾的表达。

换言之,“矛盾”是进入作者解析波希米亚现象的关键词。纵观缪尔热在艺术之路行走的无奈和热诚、波德莱尔对波希米亚生活的进入与逃离、库尔贝的叛逆与乡村情怀、巴黎民众对波希米亚的欢迎与憎恨、魏尔伦既追求宁静又无法自控堕落的啤酒馆生涯,以及兰波一生戏剧化的人生转折,还有萨蒂在一种纯洁天真形象背后对严肃音乐的呼喊,雅里既自我暴露又自我掩藏的古怪做派等等,无一不在一种“矛盾”构架中得到深度的解剖,显现出波希米亚人情感、愿望和信仰的戏剧化波澜。“戏剧化的矛盾情感”,是西格尔在论述过程中频繁使用的语词。他细腻提及这些反传统、反社会的波希米亚人士常常处于矛盾状态而饱受心灵的折磨。这种精神矛盾既来自心理上互相对立的情感、愿望和信仰,也来自社会上相互对立的期待,以及规范与反规范之间的复杂冲突。这些人把自我在社会文化中所感受到的矛盾倾向推向极端,试图从内部并且通过一种否定的方式去颠覆常规,从而呈现出一种令人惊诧的非传统的生活状态。

这是很有洞见的。从表面来看,波希米亚铸就的观念是与资产者生活对立,他们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陈套悉数予以鄙弃的行为方式,形塑一系列风格化的放浪不羁的亚文化生活方式。他们希望以此来反对资产阶级物质社会的庸俗暗淡、唯利是图,工具理性过分发展之下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或价值的贬低,以及艺术创造的裹足不前,陈陈相因。这是波希米亚人的真实,凸显波希米亚精神的某种气质,但偏执一端,造成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形象幻象或研究成见。我们说,19世纪初的波希米亚人脱胎于资产阶级母体,一方面与它的父辈文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城市文化)不同,同时又是它的一部分(与它共同拥有一种现代化的观点、一套教育标准、与体力劳动者相比较的特殊地位)。波希米亚群落是更大的资产阶级文化网络系统其中的一个组成,肯定会与它的“父辈”文化有关联,

必然存在一些将它们与父辈文化捆绑和联结在一起的重要事物。我们必须通过波希米亚文化群体与其所述的那个更大的阶级文化网络系统的关系去理解它们。西格尔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他前面的学者，将波希米亚置放在19世纪法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大背景当中，得以更开阔和深入地审视这一文化现象。

这一见解陆续得到学者的接受和证明。美国资深编辑大卫·布鲁克斯2000年著作《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兴起》就细致提到波希米亚后裔——“垮掉的一代”的另一特质，他们虽然和下层社会一个鼻孔出气，却并非过着贫困的生活，其住所比资产阶级的还要舒适。他们有些习惯，譬如不预先计划、邋遢、偏好乌托邦、性观念随便、也不在乎名誉等都与资产阶级特质相违背，但是他们的动机是出于敏锐的感受力，而非憎恨。也就是，波希米亚教义与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在本质上并不违背，波希米亚文化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一种人们忠于自我就会选择的生活方式。它虽然是边缘，是亚文化群落，但某种程度上，它更新和创造更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资产阶级生活气质。

当然，不可否认，西格尔对于波希米亚精神的理解并非完美，他的考察还将在时间中接受考验或者修正。同样，波希米亚文化本身也将在历史的流程中继续演绎，其要义还在发生历史变奏，越来越成为庞然扩张的文化现象。它的未来是什么？在多元文化共生的今天，曾经的喧嚣翻滚还能带来什么启示？它能否携带气势和意蕴在新的时代舞台回旋？道路还很悠长，我们期待更多学者进入这一话题。尤其是在今日中国，如何以它为借鉴，反省和批判现代文化生活，更好地丰富中国城市文化的“波希米亚想象”，是未来波希米亚中国研究所努力的方向和追求主旨。

我想，不管曾经研究的具体观点如何，不管未来波希米亚学的探索走向如何，每一位进入学者的梳理、透视，都将会同波希米亚现象本身，成为历史风景的重要组成。如西格尔教授在前文序言里所言，每一位读者对《波希米亚巴黎：文化、政治和资产阶级生活边界：1830—1930》中波希米亚人和波希米亚生活的阅读，都将是一次意义之旅。

卫华
2015年秋